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三十四回 鄰老嫗搬是挑非 瞎婆子捻酸剪髮

詩：古來薄命是紅顏，飄泊東西誰見憐？  
掩淚每時聞杜鳥，斷腸盡日聽啼猿。  
村酒山醪偏惹醉，牆花路草愈增妍。  
謾言老蚌生珠易，先道蘭田種玉難。

卻說王二跳出牆來，此時將近初更時分，只見街坊上人蹤寂靜，都看燈去了。你道那牆外是甚麼去處？卻是一所卑田院。這卑田院，盡是一帶小小官房，專把那些疲癯殘疾乞丐居住的。王二思忖道：「這時節有家難奔，倘被那些樂戶捉將轉去，送到官家，一頓皮鞭多死少生，性命難保。我想螻蟻尚且貪生，人生豈不惜命？不免就到這卑田院裡躲過了今夜，看個下落，明早再做理會。」正要走，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：「二姐慢走！」王二此時，正在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聽他叫他名字，只道還是那些來捉他的樂戶，嚇得面如土色。回頭看時，恰是陳通、張秀。原來他兩人，雖是先走，還在這裡打聽王二下落。王二見了他兩個，紛紛垂淚道：「二位哥哥，我們只指望一宵歡笑，怎知平地風波？如今倒是我連累著二位哥哥。想這件事，卻怎麼好？」陳通道：「這還是我們連累著二姐。事到其間，也講不得這句話，只是早早尋個躲避去處便好。」王二道：「但憑二位哥哥作主。」張秀道：「這件事料來便也不妨，只是明日倒有些難得出頭在這裡。」王二道：「哥哥，你曉得我們做姊妹的，一日若不出頭，一日便沒有飯吃。還是教我在那裡去安身？那裡去覓食？」陳通道：「我有個計策在此。今夜悄悄的且同到我家去，與拙妻權睡了一夜。我有個嫡親哥哥，喚名陳進，現在監前大土庫內居住。門首開著一個字號，店裡面盡多空房。又沒有一個閒雜人來往，我明早叫了轎，送你到他家裡，躲避幾時，待事情早息，然後出來，卻不是好？」王二隻得應承，便擦了淚。是夜就與張秀同到陳通家裡。那陳通回去，便著妻子安排晚飯，大家吃了，各各安寢不提。

說這陳進與陳通兩個，原是同胞兄弟，他父親一樣分下家貲。這陳通因遊手好閒，不務生業，嫖嫖賭賭，日逐都花費了。這陳進是個損人利己，刻眾成家的人。不上四五年，蓄有萬金家業。他就在監前買了一所大土庫房子，門首開著一個字號店。交接的都是川、廣、閩、浙各省客商。只是一件，年紀五十餘歲，從來沒有一男半女。只有一個妻子，性最妒悍，又是雙目不見的。這陳進因無子嗣，常時與親族們計議，另娶個偏房。那妻子知了這個風聲，便作孽了幾個月。因此陳進見他，就有些害怕，再也不敢提起。

只見次早王二坐了一乘轎子，抬到他家。陳通同張秀先進，見了陳進。王二下轎，陳進便迎到外面客樓上坐下。問道：「王二姐，今日那裡風順吹得你來？」陳通道：「哥哥，說起話長。二姐當日在勾欄裡住的時節，原與這位張大哥是舊相處。他出外作客六七年才回，昨日同我兄弟到他家去望一望，多承二姐盛情整治酒餚，正要敘敘寒暑，不知是甚麼人知了風聲，連忙去說與那教坊司的官兒知道。那官兒立時就著無數樂戶，圍住門前捉拿。我們三人見風聲不好，一齊跳出牆來。眾樂戶搜尋不著，那官兒便去稟了官家，如今四路著人嚴緝。我想這件事，若是男子漢還好帶些盤纏，且到外州外府權住十日半月。他這女子家，有口不能說，有腳不能行，怎生區處？我兄弟思想哥哥這裡，盡有的是空餘房屋，又沒個閒人來往，特送他來寄住幾時，待事情安息，才好出去。」陳進笑道：「兄弟，又來說得沒正經，別樣傢伙器皿什物，還好寄得在我哥哥這裡，你說一個女人，可是寄得在我哥哥家裡的麼？」陳通道：「哥哥這樣說，莫非是要兄弟幫貼些飯米錢兒？」陳進道：「兄弟，你哥哥活了這一生，自不曾這樣算小。」便吩咐承值的，快去打掃兩間空房。又恐自家妻子得知，卻不穩當，就在客樓上安排酒飯管待。你看王二終是妓家生性，吃起酒來，便要猜拳擲色，竟把一天愁悶，都不知撇到哪裡。

卻說這陳進的妻子，因沒了雙目，鎮日就如夢中過活，坐在房中，再不行走一步，送茶吃茶，送飯吃飯。只有一件，雙目雖喪，兩耳最聰，他聽得外面客樓上，卻是女人聲音，便叫隨身伏侍的一個老丫鬟，出來打探消息。那老丫鬟輕輕走上半梯，把眼瞧了一瞧。不想王二正站起身來，忽聽得腳蹤走動，回頭一看，忍不住笑了一聲。你道他如何便笑？原來這老丫鬟，年紀足有六十餘歲，生得十分醜陋。你看他：

頭髮蓬鬆緊合眼，插著一條針和線。頸上黑漆厚三分，腳下蒲鞋長尺半。啞喉嚨，歪嘴臉，披一條，掛一片，渾身餓蟲如牽鑽。破衣衫，油裏染，褲腳長，裙腰短，走向人前頭便顫。遠看好似三寸釘，近看好似黑桴炭。年紀足有六十多，從來不見男人面。

王二忍不住呵呵大笑，便向陳進道：「陳哥哥，恰才上樓來瞧我們的那老婆子，是你家甚麼人？陳進道：「我家沒有甚麼老婆子，如今在哪裡？」王二道：「還站在半樓梯上哩！」陳進卻也關心，便道：「待我去看。」急抽身走到樓門首，只見那老丫鬟正拖著兩片蒲鞋，緊一步，緩一步，慢慢的走進牆門去哩。陳進回身便低低對陳通說：「兄弟，你道是誰？原來是裡面伏侍你嫂子的老丫鬟。敢是你嫂子知了甚麼消息，悄悄著他出來探聽我們的了。」這陳通一向原是怕嫂子的，聽見陳進一說，心中便有十分害怕。低聲道：「哥哥怎麼好？倘被嫂子知道，連我兄弟下收也不好上門。如今省得累你淘氣，我和張大哥先回去了。你只悄悄安頓二姐吧！」二人撇下酒杯，抽身便走。陳進把王二安頓在一間空房裡，依舊下樓不提。

原來那老丫鬟瞧見王二不是良家婦女打扮，又見陳通秀張用一伙飲酒。連忙走進房去，說與瞎婆子道：「奶奶，外面客樓上，你道是甚麼人？卻是二爺帶著一個私窠子，在那裡同員外吃酒哩！」婆子聽說，就有些著惱，便跌腳道：「天呵！怎知那老殺才幹這樣事，你快扶我出去！連那第二個現世報的，也是一頓拄杖，教他見我老娘的厲害！」丫鬟道：「奶奶，且耐著性子，少不得員外進來，慢慢與他講個道理吧！」那婆子那裡耐得過，便去床頭摸了一根拄杖，扶牆摸壁，高一步，低一步，走到牆首，厲聲高叫道：「老殺才，吃得好酒，快走進來，與老娘見個手段！」陳進聽見婆子發惱，便走到間壁舖子裡坐下。王二在樓上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心頭就如小鹿兒亂撞一般，只恐那婆子走上樓來。這婆子叫了一會，站立多時，並不見有人答應，又對老丫鬟道：「你與我上樓去，喚那第二個現世報的下來，大家講個明白，免得耽誤了我！」丫鬟下樓回答道：「奶奶，二爺和員外都散去了。」婆子又道：「那個潑賤的丫頭還在樓上麼？」丫鬟道：「也去了。」婆子只得納了一口氣，提了拄杖，依舊走到房裡。跌腳捶胸，號天泣地，哭一聲，罵一聲，絮絮叨叨，數長數短，那裡肯歇。

陳進自此，便有三四個月不敢走進房來。終日緊緊戀著王二，憑他要張就張，要李就李。這王二是個水性婦人，見受用得好，穿著得好，也不想那「教坊司」三字，就要思量從良。陳進見他說肯從良，滿心歡喜，替他置辦了無數精緻衣飾器皿，別買間壁一所房屋。揀擇了吉日良時，遷移過去，重新又撐持了一個人家。王二卻是快活的，那裡肯熬得嘴？日趨使費，瞎婆子那裡只用得一分，王二這裡就要用一錢。瞎婆子那裡只得一錢，這裡就要用一兩。只管家下使費一倍，這裡便要使費十倍。那王二身上隔得兩三日，就換一套新鮮衣服，俱是綢綾緞絹。可憐這瞎婆子，冬也穿著這件，夏也穿著這件，要茶不得口，要飯不得口。這婆子懵懵懂懂還睡在夢裡，哪裡曉到丈夫另娶了一個偏房在外。終日哭著天，怨著地，吵吵鬧鬧，那東鄰西舍，也是晦氣，耳根頭再沒一有時清淨。

一日，鄰家有個老嫗特地進來望那婆子。婆子把自家的苦楚，備細告訴他一遍。這老嫗卻冷笑一聲，也是有心問道：「奶奶，你家員外，近日來另娶了一個二娘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婆子搖手道：「老媽媽，你莫要替那老殺才開這一條門路。肯不肯，俱要憑我老娘主張！難道是遮瞞得過的？決沒有這樣事！」老嫗道：「奶奶，你莫怪我講，果是娶了一個哩！」婆子道：「終不然這老殺才幹這等沒天理的事？」便問老嫗：「你曉得他娶在那裡？」老嫗道：「奶奶，你是個聰明的人，試猜一猜，遠不過一里，近不出三

家。」婆子道：「老媽媽，你實對我講了吧！」老嫗道：「奶奶，明日員外知道，只說我進來搬課是非，可不埋怨著我？」婆子道：「老媽媽，不妨事，這都在我身上。」老嫗道：「奶奶原來果是不知，就娶在間壁空房子裡。哎！這個員外卻也非理，要做這件事，便該先來與奶奶講一講才是。」婆子聽見這句話，止不住心頭怒髮，把胸前著實敲了幾下，也不管蓬頭垢面，提了拄杖，便叫：「老丫鬢，快扶我到間壁去，和那老殺才做場死活！」老嫗一把扯住道：「奶奶，你且耐煩著，員外是要做好漢的。你走到外面去，未免出幾句言語，教他老人家怎麼做人？依我說不如尋思一個計較，只是哄誘他回來，和他講個明白就是。」婆子道：「老媽媽，你說有甚麼和他講得？」老嫗道：「奶奶，我與你講，譬如那女人家在外，另尋了一個二老，男子漢知道，打打罵罵，他就要正一個夫綱。如今男子漢在外另娶了一個偏房，只正他一個妻綱便了！」婆子道：「老媽媽，怎麼哄誘得他回來？」老嫗道：「你著人去，只說付奶一時偶患心疼，快請員外回去接個醫人看治。他自然丟了工夫，也要來走一次。那時你再也不要放他出門，收拾了他的巾帽，藏匿了他的衣服，這遭憑你剝他的皮，咬他的肉，還走到那裡去？那婦人絕了幾日口糧，要東不得東，要西不得西，那時便把碗大的繩子也縛他不住，自然會生別意。你道如何？」婆子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老嫗說了便要告回。那婆子送得老嫗起身，走進房中，伏在床上，縮做一團，叫疼叫苦，便做作起來。

那承值的聽見婆子叫倒在房裡，連忙去報與陳進知道。陳進正在間壁同那王二吃著午飯，聽見說，嚇得手酥腳軟，那裡曉得是計？慌慌張張，撇了飯碗趕將回來。走進房裡，抱著婆子問道：「奶奶，怎麼有這等急症，還不妨事麼？」婆子趁他低著頭，便把一隻手扯去帽子，一隻手揪住頭髮，口中亂罵道：「負心的老殺才，終日東遮西掩，討得好小阿媽，指望受用快活，快快著他收拾回來，伏侍我便罷！若說在個不字，看你這幾根老骨頭，今日就教你斷送在我手裡！」說不了，就是劈面一頭，撞將過去。陳進聽說，驚得目瞪口呆，就如泥塑的一般。憑那婆子罵一聲，咬一口，半日不敢回答一句。婆子道：「我一日沒結果，你一日討不得出門！看那賤婢受用些甚麼？」陳進道：「你這許多年紀，不思量自在享個福兒，終日在家吃醋捻酸，鬧鬧吵吵，別人家還有一妻幾妾，誰似你著不得一個，成什麼模樣？」就把手來一推道：「也罷！我便去著他回來伏侍你！」那婆子抵當不住，撲的一交，跌倒在地。怎知這陳進是個脫身之計，把他推倒，竟往間壁就走。這婆子一骨碌爬將起來，跌腳捶胸，打碗打碟，敲桌敲凳，哭一回，罵一回，道：「前世不修，自嫁了他三四十年，不曾討得個出頭的日子。天呵！我好命苦！」你看他絮絮叨叨，竟哭了一日一夜，還不見那陳進回來。便去摸了一把剪刀，對著老丫鬢道：「罷！罷！與他們做甚麼對頭，爭甚麼閒氣，我自剪了頭髮，便到庵觀裡去住了。等他兩個回來，做一伙兒受用吧！」說汗了，嗖嗖的把一頭頭髮，剪得精光。你看那老丫鬢，捨了頭髮，一步一跌，哭到大門前，喊叫道：「員外，不好了，快些回來！奶奶把頭髮都剪下了。」陳進在間壁聽得剪了頭髮，恐這婆子又尋短見，連忙便去邀了幾個老成鄰友回來，小心勸解。那婆子見眾人相勸，保得把人情賣了。便對眾鄰人道：「多承列位勸解，只是那老殺才，不該乾這樣沒天理的事。」眾人道：「這也難怪著奶奶，原來老員外欠了些。」婆子道：「如今把前言後語一筆都勾，只是他依得我三件事，就容他吧！」眾人道：「莫說三件，就是三十件，三百件，也俱是要依的。」婆子道：「第一件，今夜就要他去搬將回來，只在我房中服侍，低頭做小，若是一毫不順，便是一百拄杖，他可依得我麼？」眾人道：「這件卻也容易。」婆子道：「第二件，要他一年內，包我生一個肥肥胖胖、齊齊整整的好兒子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先要與老員外計較，便包得過。」婆子道：「第三件，要他兩個月，裡還我一雙好眼睛。」眾人道：「奶奶，這個怎麼只得？」婆子道：「列位不知道，我老身當初因沒個孩兒，終日在家哭哭啼啼，損了雙目。今日有他來替我生了兒子，做成老身做個現成的娘，難道我這兩隻眼睛也不要開一開？」眾人呵呵大笑。婆子道：「還有一件，是今日便要依我的。」眾人道：「還有那一件？也講個明白。」婆子道：「把我昨日剪下來的這些頭髮，要他一根根都替我接將上去。」眾人道：「豈有發落重生之理？這個太疑難了！」婆子道：「終不然他們今日搬將回家，教老身便沒法了。」眾人大笑出門。